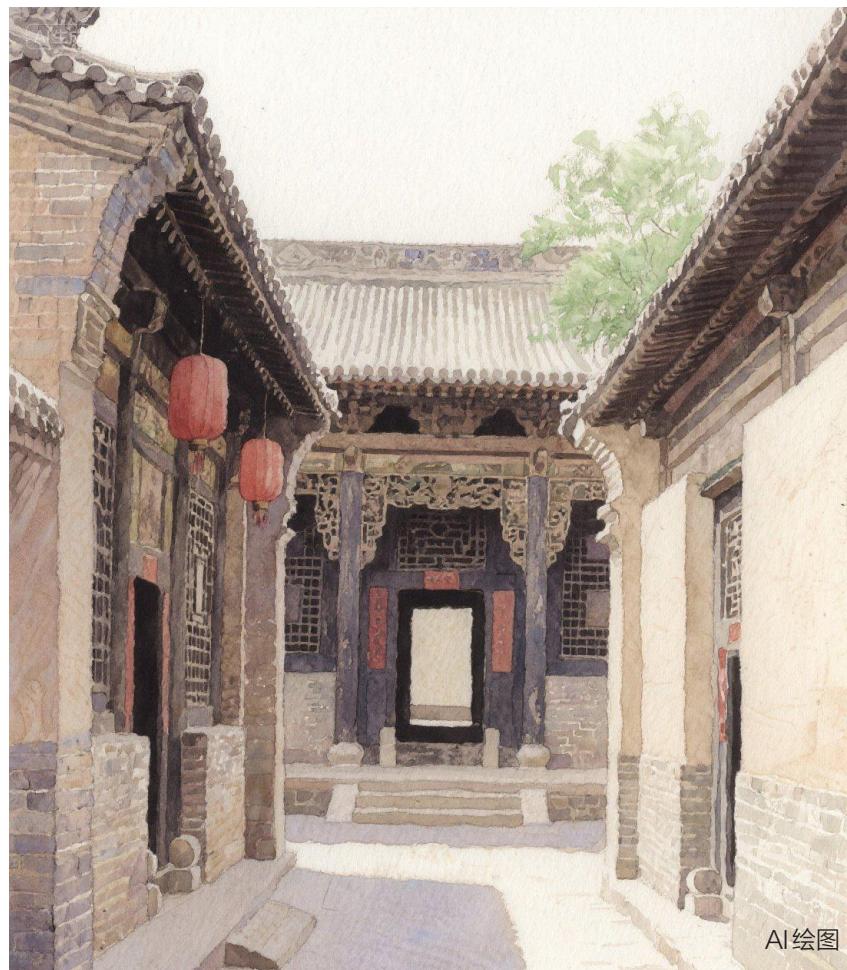




本土文本

晋商的崛起与式微

□葛志华



AI绘图

2006年，胡玫执导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央视热播后引起强烈而持久的反响。该剧以晚清商战为背景，以乔家大院为舞台，讲述了主人公乔致庸弃文从商，历经千难万险，通过开设票号、发展钱庄、做大布庄等多元化经营，不断扩大商业版图，终于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故事，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晋商的艰辛、曲折与辉煌，解析了晋商在商业经营、家族管理和社会责任等方面智慧与担当。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感、文化底蕴和商业智慧的电视剧，被誉为诠释晋商文化的经典之作。这部电视剧既带动了乔家大院乃至整个山西的旅游热潮，更勾起了世人理性审视晋商的热情。

山西地处山右，表里山河，外有大河、大山，内有高原，素有“有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歌词，那就是“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因春秋战国时期三家分晋的故事，山西也被称为“三晋”。山西既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称；又是中国商业的重要发源地，据史家考证，中国商业起源与盐相关，盐为百味之首，山西池盐历史悠久，自然结晶成盐，为盐中上乘之品，顺理成章地变为最早的商品。

晋商历史悠久，滥觞于先秦，发展于隋唐宋元时期，兴盛于明清阶段，历代都有不俗的表现。早在人类的初始阶段，山西池盐就催生了早期商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基于争霸的需要，就采取了“轻关、易运、通商、宽农”等政策，鼓励商人利用当地盐铁资源，开辟贸易线路，加快资源流通，促进商业发展，有效增强了经济实力，为晋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相传晋国流亡公子计然还从晋商的丰富实践中，总结了一套商业经营的理论——“积著（贮）之理”，并被后来成为“商圣”的范蠡尊以为师。秦汉时期，山西人经常与匈奴在长城下进行边境贸易。丝绸之路开辟后，山西与西域的贸易日趋频繁。

到了隋唐时期，晋商进入了资源拓

展时期。先是山西商人资助李渊起兵，为大唐立下汗马功劳，后商人或与皇室、官员联姻，或涉足科举，笼络士人，或用金钱、美色与官员勾兑，与权力进行捆绑。在权力的加持下，晋商的商业版图得到有效拓展，经营规模与区域不断扩大。宋元时期，山西商人因地制宜，参与马匹、盐铁贸易，在榷场制度下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财富，为下一阶段的崛起夯实了基础。

到了明清时期，涓涓细流终于汇成汪洋大海，晋商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商人群体，内部组织日趋严密，外部扩张步伐加快，内贸与外贸并举，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称雄世界五百年，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国力做出了特殊贡献。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吾常无辞以对，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这鼎盛期的五个世纪，大致可分两个阶段，从明初到清中叶的300多年里，晋商抢抓“开中制”契机，经营盐业、粮食、马匹、铁制品等，或赚取地区差价与季节差价，或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或勾结官吏获取非法利益，逐渐发展成为资本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泛、经营品种繁多的地方商帮，在全国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清中叶到清末民初，晋商发展进入新阶段，商品经营屡创新高，票号横空出世，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加速融合，商业版图加速拓展，几抉金融业之牛耳，其资本实力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区域之多、时间之长，在世界商业史上也是罕见的，可与中世纪的威尼斯商人，以及后来的荷兰商人、犹太商人比肩；到了清末民初，在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晋商日渐式微，乃至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从史书记载与历史遗存来看，晋商的辉煌是有目共睹的：从经营品种来说，晋商的经营品种几乎覆盖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将触角伸到军事领域，主要包括绸布行、纸张行、裘皮行、油酒行、马行、茶行、盐行、典当行、粮食行、蔬果行、副食品等；清中期以后

又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创了票号金融业，有“上有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之说；从经营区域来看，晋商经营范围由山西到内地、由内贸到边贸、由国内到周边国家，足迹延伸到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以至到了“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凡有麻雀飞的地方就有山西人”的地步，明代的晋商活动区域基本是“半天下”，清代的晋商活动区域则是“遍天下”。从商路来看，国内贸易遍及全国，诸如走西口、闯关东、下江南、赴边陲等；国际贸易也有固定商路，有船帮和驼帮之分，驼帮主要是指通过骆驼（包括骡马、牛车）驮运，经由陆路前往蒙古、俄罗斯、朝鲜等地；船帮则是指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用船向俄罗斯、东南亚、日本等地运销商品；从经济实力来看，晋商经过长期的经营，积累了大量财富，有的已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清乾隆三十五年时，国家财政收入为三千五百万两，而晋商三到五家大户财富总和就与全国财政收入相当。据许指严所撰的《象齿焚身录》记载，乾隆皇帝曾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商贾；今闻亢氏（指晋商），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清中叶以后，随着票号业的发展，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晋商的经济实力更是与日俱增；从代表人物及著名商号来看，从明初到清末的五个世纪，晋商中涌现了一代又一代领军人物与知名商号，代表人物有临汾亢家、介休范氏、祁县乔氏等；知名商号有大盛魁商号、日升昌票号、协同庆票号、六必居酱园店、广升药店等；从商业组织与网络来看，面对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晋商内部逐渐形成了各种组合，有行帮、朋合营利、伙计制等形式，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晋商又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对金融业的新要求，创办了票号，主要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后又快速开办分号，实行总号分号一体化管理，形成网络，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达百年之久。

或许是风水轮流转，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晚清时期，面对外资的挤压、官府的压榨，营商环境的恶化，晋商呈现出

明显的颓势。如沙俄商人利用经济特权，包括自由贸易特权和免税特权，深入张家口、库伦及内地，抢夺晋商业务；又如，外资银行涌入中国，挤压晋商票号生存空间。再如，官府压榨更为严重，包括课税繁重、捐输频仍、其他勒索等。而社会动荡，战乱不止，军阀混战、土匪蜂起、社会不靖等都堵塞了商路，致使晋商损失惨重，甚至血本无归。加之，随着近代交通业的发展，西方列强纷纷开辟了新航道，如英法开辟上海港口航线，沙俄对华贸易由走陆路改为走天津、大连、海参崴的海运，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流线路，山西逐渐失去了对俄、欧贸易要冲地位以及商业市场。面对动荡的社会与恶劣的营商环境，在对俄茶叶大战中、在投资矿产失利中，在票号转型失败中，晋商屡遭重挫，几乎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无可奈何花落去，驰骋商界500年的晋商变得一蹶不振。

当然，晋商的式微也与晋商自身的局限性有关。有的晋商存在“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致富以后，大肆购买土地，建造豪宅，或将大把银子沉淀在不动产上，或转变为高利贷资本，没有向近代工商资本转化，使山西近代工商业发展明显滞后；有的奢侈消费，比阔斗富；有的妻妾成群，追求个人享受；有的吞云吐雾，醉生梦死；有的纸醉金迷，声色犬马，将大把银子挥霍在骄奢淫逸上；有的晋商与官府勾连太深，与官府存有特殊的结托关系与利益关联，或与官员如胶似漆不分你我，或搞长线投资资助儒生入朝为官，或暗中帮助官员中饱私囊，甚至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有了权力的加持，商业经营活动固然顺畅，但也隐含巨大风险，一旦风云有变，犹如坠入万劫不复之地。

这次三晋之行是短暂的，但收获却是满满的，那一座座深宅大院、一本本泛黄的账本、一块块商号匾额、一处处祠堂与会馆、一串串数字、一份份章程与合同、一张张馆藏图片、一条条贸易须知以及那座独有的平遥古城，仍不时在脑海中浮现，似乎在诉说当年的辉煌与式微……

实小的香樟树

□顾子墨

我依稀记得几年前我可以透过窗子遥遥地看见对楼的阳台，现在完全看不到了，香樟已经盖过了四楼的高度。

早些年看对楼晒衣服，总见墙上浮着半截灰影，如今尽是绿叶子在风里扑簌簌地晃。

小学课文有一篇《宋庆龄故居的樟树》，但我如今在网上未能查到此文，记得大概讲了香樟的功用、香樟的精神、宋庆龄的精神。香樟是常见的、不稀罕的，尤其在南方，大部分的行道树都是樟树。后来到上海的宋庆龄故居，我有意用力嗅了嗅，却没有体会到有什么特别的味道，隐约有股子清涼气，混着梅雨味。或许这种植物汁液的气味早就是江浙城市街巷那种潮湿味道的一部分。

樟树在实验小学是很多的，在操场东边有一排。大概没有人会在意实小里的樟树，因为西边靠寺街一侧的泡桐太高、太大了，以至于后来被台风吹倒了，合抱粗的百年古树，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事情，因为实小的泡桐早就是一种精神图腾了。也好在未砸到人和屋宇，不然一面要做纪念，一面要谈赔偿，未免过于现实了。实小出过一本校史绘本，叫《泡桐树的礼物》，文字部分出于我的数学启蒙老师吴春红老师，据说吴老师在师范里学的是语文，而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学的是数学，实在有趣，这个细节我记了很多年，却不知真假。后来我在海安也遇到一位对文学尤其

是诗词颇有造诣的数学老师，看来对几何数敏感的人对文字大概也会有超乎常人的感受。

实小里的香樟树没人稀罕，我甚至不知道它们如今还在不在，当然也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挪走。香樟大多如此不得待见，同样是行道树，法国梧桐、银杏、蓝花楹、栾树之类的，就要受追捧得多。没有为什么，人总是爱美的，我也不会做作地高歌，我爱所谓香樟，她其实却怎么怎么，她无闻却怎么怎么……以此显得我有多高明的志向。只是简简单单地说到“树”，我首先会想到香樟，仅此而已。

不止是秋，一年四季时常会有半红半绿的香樟叶落下来，像蜡片似的铺在地上，踩上去软软的，脆脆的；秋天树下又会滚满了黑乎乎的小果子，被来往的底届毕业生，散出一股淡淡的涩味。实小和通中只隔着一面墙，依着这面墙实小造了三层连廊，过去，我常从二楼伸出的手去扯樟树的叶子，背阳一侧的叶子总是没那么有光泽，显得有些亚光，上面还有许多疤一样的小点。连廊靠南面连着食堂，近食堂那侧，到了中午左右，油烟就会和樟树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强烈的味道。有时候味道很香，我们会猜中午有什么菜，大概就是炸鸡米花的味道。有时候味道实在过于刺鼻，大概是莴苣黑木耳山药炒肉片，我就会捏着鼻子用嘴呼吸跑开。其实个人认为实小最好吃的是牛肉粉丝汤，清

汤的那种，往往最后汤都胀没了，肥嘟嘟的粉丝或者是粉条吧，裹着蒜叶末和切面成五彩的牛肉片混在一起，实在是一种难以抗拒的美味。

樟树的叶子，扯下来时，总带一股清苦的香气，像是从枝头偷来一阵风，揉碎了，散在指间。那时候，我们最常见的做法，是用香樟叶子给昆虫做窝，因为最易得。窝不讲究，多半是作业簿的纸，撕下来，请班里手巧的女生折成小小盒子，不用胶水，单靠几道折痕，竟也结实得紧。有条件的呢，就翻出个铁盒，锈迹斑斑，盖子多半合不上，歪歪斜斜地凑合着。不管是纸盒还是铁盒，里面总得铺上樟树的枝叶——嫩绿的，边缘微微卷着，散发着那股让人心安的味儿。我们捉来的小玩意儿，就安置在这窝里，成了临时的家。

养得最多的，自然是蜗牛。那小小的东西，背着个壳，慢吞吞地爬，身后拖出一道湿亮的痕迹，像在地上写字，瞧着怪有趣的。没人会去养鼻涕虫，那黏糊糊的身子，谁看了都皱眉，躲还来不及。还有西瓜虫——学名叫鼠妇，团成个小球儿，轻轻一碰就缩起来，捏在手里凉凉的，挺好玩。这些小家伙，性子温和，扔进盒子里，不吵不闹，随手塞进抽屉，也不怕它们跑了，安安静静地待着。可甲虫和蜗牛就少见得多。一来，学校里难得撞见这些东西，树底下翻半天也不一定有；二来，它们个头大，腿脚利索，扑腾起来，没盖的

我思念实小的樟树。



浴血耙齿凌

——击毙日寇头目加藤纪实

□袁金泉

1944年春，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方针，继1943年初对苏中四分区实施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后，持续以重兵对我抗日根据地展开“扫荡”，企图彻底摧毁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为粉碎日伪的阴谋，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统筹全局，部署主力一师三旅第七团（时称“老虎团”）由北南调，协同苏中四分区军民开展反“清乡”斗争。在三旅旅长陶勇的直接指挥下，七团作为突击力量投入战斗，其中耙齿凌血战便是该团在反“清乡”关键时刻与日伪军展开的一场惨烈遭遇战，为巩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6月21日，炽热的暑气如无形的巨网，严严实实地罩住大地。傍晚时分，起雾了。当晚9时，如皋县双岔北中心区警卫团在双甸区小缪庄西头一个小庄子开会，不料被一汉奸发现，连夜向驻守在栟茶的鬼子报信，中队长加藤带100多个日军和400多个伪军，趁着弥天大雾偷袭县警卫团。战斗持续至清晨，县警卫团成功掩护双岔北区委、区政府安全撤离。加藤恼羞成怒，遂带领日伪军一路烧杀抢掠，随后窜至耙齿凌地区，企图返回栟茶驻地。

耙齿凌是一片南北长1.5华里、东西宽2华里的区域。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在此处拐了九道弯，形成了18个弯，从高处俯瞰，其地貌宛如一头老牛拉着耕地的耙齿，故而称为“耙齿凌”。

6月20日，“老虎团”从东台唐洋出发，每日行军一百二十里快速前进，返回苏中四分区执行作战任务。部队采取梯队行军的方式，一营作为右梯队，团部率领二、三营作为左梯队，三营担任前卫，二营负责殿后，团部机关和教导队居中。这种行军布阵体现了粟裕将军和陶勇旅长对部队机动性和灵活性的高度重视，旨在确保部队能够迅速适应战场变化，高效完成作战任务。

“老虎团”经过两天急行军进到如中地区。22日上午10时，大雾慢慢散去，战士们枪不离肩，长长的行列像两条苍龙，奔驰在广阔的如中平原上。当七团团部机关和教导队行进至耙齿凌地段时，与加藤部队不期相遇。透过一条东西走向的干沟堤上随风摇曳的芦苇，加藤手中明晃晃的指挥刀清晰可见。双方距离不足200米，七团有3000人，但团机关人员不到200人，有战斗力的教导队也只有100多人，情况如紧绷到极致的弓弦，异常严峻！此时，加藤也像恶狼一样发现了七团的身影。他狂妄地扬起指挥刀，声嘶力竭地发出命令，指挥日伪军从正面发起猛烈进攻。团部机关在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下，紧急退守到最近一座独立的农舍内。团长兼政委彭德清和副团长张云龙迅速分析局势，当机立断下达命令：“秦镜，你带领教导队迎头阻击敌人，务必抢占干沟！”

时年25岁的秦镜，启东人，19岁就投身革命洪流，曾担任过游击队长、特务连连长、警卫营长等重要职务。他身材高大魁梧，浑身散发着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更增添了几分坚毅与果敢。听到命令后，秦镜毫不犹豫地拔出驳壳枪，高高举起过头顶，大喝一声：“跟我来！”100多名教导队战士，个个虎胆虎威，手中100多把刺刀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紧跟在秦镜身后朝着敌人冲了上去。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恶战，在干沟南北左右沿线爆发。

“杀！”秦镜率先跃出，与鬼子拼刺刀。“秦队长！从左侧包抄！”彭德清的吼声被枪声撕碎。秦镜转头，看见二十多个鬼子端着刺刀，沿干沟向团指挥部所在的农舍迂回。他迅速带着二排战士斜插过去，他的刺刀刺穿了一个鬼子的咽喉，却被另一个鬼子的枪托击中后腰，剧痛让他眼前发黑，但他咬着牙，狠狠地骂了一句：“狗娘养的！”反手一个突刺，刺刀就从鬼子的腋下刺入。

当听到枪声，走在七团团部前面的三营、殿后的二营和在右侧担任警戒的一营，迅速赶来驰援，战士们从两侧包抄过来，日伪军的阵线瞬间崩溃。日伪军被分割成三段，处于七团的反包围之中。加藤显然没料到会撞上新四军主力，便带着五个日本兵沿着干沟仓皇逃跑。彭德清从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热血上涌，对秦镜命令道：“大个子，立刻追击！”

秦镜毫不犹豫，抓起几枚手榴弹，从一排长手中接过枪，没有多想，便独自一人向加藤逃跑的方向追去。鬼子在沟南边向西逃窜，秦镜则在沟北边紧随其后。鬼子距离他左前方不到二十米时，突然冲向一座低矮的小茅草房。其中一个鬼子向秦镜扔出一枚手雷，秦镜迅速卧倒，毫发无损。他立即发挥自己身高手长力量大的优势，隔着四五米宽的干沟，也向鬼子投掷了几颗手榴弹。瞬间，三个鬼子被炸伤，瘫倒在房前，疼得嗷嗷惨叫，草棚也被引燃，火光冲天。加藤眼看三个受伤的士兵倒地不起，便挥舞着指挥刀，驱赶他们往旁边着火的草棚里面爬去，命令他们自尽，然后自己继续向西拼命逃窜。秦镜此时虽然已筋疲力尽，但一想到被加藤放冷枪杀害的彭加兴连长和在回援途中壮烈牺牲的吴景安营长，浑身充满了杀敌的力量。

追着追着，加藤的身影突然从秦镜的视线中消失了，仿佛瞬间被炽热的大地吞噬。秦镜仔细观察周围环境，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估计鬼子极有可能躲藏在干沟边茂密的芦苇丛中。他小心翼翼地搜索，芦苇叶在脚下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即将到来的危险。

当秦镜搜索到一棵粗壮的大树旁边时，一道寒光从树后划出，加藤像一头凶猛的野兽，突然从树的左边纵身跳出，指挥刀带着凛冽的风声，狠狠地向秦镜劈来。秦镜反应迅速，下意识地用手中的枪奋力一挡，“当”的一声巨响，金属碰撞得火花四溅，生死较量在这一瞬间达到了顶点。

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战就此展开。加藤的指挥刀劈出半月形的弧光，每一刀都带着致命的威胁。秦镜灵活地躲避加藤的攻击，同时寻找反击的机会。他的枪在手中如同一条灵动的蛟龙，时而格挡，时而反击，每一次动作都精准有力。两人你来我往，刀光剑影交织在一起，三十多个回合下来，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和令人窒息的火药味。

渐渐地，加藤有些招架不住，呼吸变得急促而沉重，额头上布满了汗珠，眼神中透露出慌乱和恐惧。而秦镜却越战越勇，每一次攻击都带着势不可挡的力量。他瞅准时机，猛地一枪刺向加藤的胸膛，加藤吓得脸色苍白，惊恐地后退了一大步，慌乱地拔出手枪，准备向秦镜射击。

秦镜怒火中烧，顺势端起步枪，手指迅速扣动扳机。时间仿佛在这刻凝固，两颗子弹几乎同时出膛，而秦镜的子弹比加藤快了0.01秒。一颗正义的子弹带着秦镜的仇恨和愤怒，击中了加藤的眉心。（2011年9月在南京干休所采访，老英雄突然问我：“知道为啥赢在这0.01秒吗？”他呷了一口茶：“我蹲茅房时都在练出枪。”）加藤的身体瞬间僵住，眼神露出了不甘和绝望，随后重重地倒在地上，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0.01秒的生死对决，加藤倒下的瞬间，其眼中映出的，应该是干沟上空飘扬的红旗，应该是芦苇丛中不屈的身影，应该是一个民族用血肉铸就的长城。而加藤打秦镜的子弹，在他倒下时射向了天空。

2013年6月，94岁的秦镜在南京逝世。遵照遗愿，他与夫人吴步芳的骨灰合葬在景安烈士陵园。如今，走进耙齿凌烈士纪念馆，青松翠柏、碑文雕塑、假山石壁点缀其间，犹如步入了一处庄严肃穆的圣洁之地。耙齿凌纪念碑设计独到，碑身造型由七把明晃晃的刺刀组成，寓意光荣的一师三旅七团精神浩气长存，与日月同辉。“碧血洒天野，山河换新颜。立碑彰显迹，世代英名传……”秦镜撰写的碑文记载着这场用刺刀与血性写就的史诗。

0.01秒的决断，早已超越了时间的刻度，见证着普通士兵用生命书写的传奇，成为永恒的丰碑。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欢迎来稿：wyhappy781@163.com